

#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

## ——中国作家网原创长篇连载作品观察

中国作家网原创编辑组

一位作家说过，热爱文学的人都是天上的鱼，因为他们有一双梦想飞翔的翅膀。对于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而言，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就为这群鱼儿遨游天空插上了梦想的翅膀。平台从2018年5月20日接受长篇作品投稿至今，作者投稿积极性不断增加，作品质量不断提升，作品关注度不断提高。三年多来，共接收了近2000部作品，审阅通过900余部，阅读点击量达到数百万次。

广袤文学原野上，小草与大树共蓝天，河流与山川同日月，花自芬芳水自流。这些作品，有小说、散文随笔、诗歌、报告文学(非虚构)、剧本、儿童文学作品等，内容涉及军事、历史、扶贫、农业、农村、城市、金融、侦探、医疗、教育、情感、青春、成长、悬疑、科幻、个人史，可谓包罗万象。或关注现实，书写社会进程中丰富多样的面貌；或回溯历史，在时间褶皱里重新寻找初心，探寻真相；或探索人性，剖析复杂多面的人心幽微……

### 一、收获：花絮叶茂蕴果香

脱贫攻坚是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，广大基层作者深入生活、聚焦一线，为时代立德、画像，担当起记录历史的光荣使命，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。陈永胜的《梅江河在这里拐了个弯》以重庆市秀山县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为背景，书写了梅江河沿岸村庄的脱贫攻坚故事，集中反映通过政府扶持走向富裕之路的火热现实，以及不等不靠自主创业脱贫摘帽的典型人物事迹。小说语言通透，气韵贯通，节奏明快，故事好看，人物形象鲜明、饱满，是一部有质感、有温度、有力度的现实题材佳作。袁浩的非虚构作品《我在老鸹林——驻村工作手记》以“我”为视角中心，立足帮扶村老鸹林，以帮扶工作经历为素材，记录帮扶干部和帮扶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，客观真实地展现这场亘古未有的战役中人的生存状态、工作境况、心理反应、生活变化，作品描写细腻，情节逼真，情感饱满。侯立权的报告文学《水田河的涛声——三个第一书记的驻村实录》是作者在脱贫攻坚一线任第一书记时的亲历、亲闻、亲眼，作品以散文诗的形式叙写三个驻村第一书记的帮扶故事，体现三名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担当与作为，构思别致新颖，细节生动，形象鲜明。黄加豪的《坡南日记》是一篇日记体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，以坡南村为切入点，叙写脱贫攻坚的壮观景象和明显成效，以及百姓生活改变的切实感受。孙建国的《以民为天》书写县委书记柳林到国家级贫困县克服重重困难，带领全县干部谋事干事、大兴工业，逐步走上富裕的宏阔故事。伍卡史峻的《绿海金山》是一部自然生态文学。小说围绕盗林与护林展开叙写，描写新时代农民守护生态自然、发展地方经济，忠实实践习近平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山”的发展理念。张承林的《秋叶正红》讲述女大学生田小雨回乡担任白水渡村支部书记，带领群众集资建校、修建公路、村里各色人等的群演故事，小说接地气，语言朴实、诙谐，透着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。祁焰的《情满大荒山》人物丰满、生活气息浓郁、细节刻画逼真，是一篇难得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。周宜飞的《稻花香里说丰年》既全面反映了脱贫攻坚中产业扶贫的战略布局，又是乡村振兴序幕开启的写照，小说描写了农民致富、农业丰收、乡村旧貌换新颜的新农村图景。还有涂万作的长篇小说《踏遍青山情未了》、传岭人的长篇小说《海龙湾》、伍卡史峻的长篇小说《云林交响》、梁玉钦的长篇小说《白云深处》、周宜飞的长篇小说《长在树上的村庄》、淡如水的长篇小说《柚子熟了》、仙豪的长篇小说《金银花开》、清魄的长篇小说《井村》、吕丰昌的报告文学《我的村庄我家》等，或故事、或人物、或语言、或细节，均呈现出某一方面的亮点。

教育和成长不仅是家长关注的热门话题，同样也是作家关注的热点。尤其是一批身在教育一线的作者，他们以切身经验和深刻感受，对青春期成长、叛逆、高考、择校、优质班、留守儿童、教师职业道德操守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观察和思考。林盛青的长篇小说《浮华校园》讲述某市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欧阳俊秀在工作中发现学校在教育、教学、育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不少弊端。她决心大胆改革旧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。于是，让学生讨论男女感情问题，举行无人监考考试，开展青春期间卷调查……一系列有悖于教学常规的行为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轩然大波，引起了社会和关注的高度关注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小说对当代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行了大胆的探讨。乾月的长篇小说《落幕》以高中生杜月的校园生活为线索，关注当下高中生青春期成长、恋爱和成长如何融入孩子成长教育的诸多问题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杨彦琦的长篇小说《国教民生》则是一部探讨当下普通中学学生教育、行政管理、教师素质的小说，对教育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和反思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此外，这类题材作品还有屈年强的小说《山村中学教师》、徐人双的小说《无敌九班》、一尺余香的小说《第三教学楼》、小董的散文《三年级四班手记》，也都各有关注，各具特色。

某种意义上，个人史是地方史和社会史重要的构筑部分，个人际遇往往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变迁。王福林的《土作家》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，叙写了作家林陆的传奇人生，主人公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不懈努力，从一个农民作者慢慢成长为知名作家，最后走上工作岗位，退休后仍然坚持追求小说和电视剧创作，完成了十多部长篇，总字数达八百余万字。小说情节动人、色调

明亮、人物饱满、语言朴实、引人入胜。从蒲文波的小说《勇敢的活着》后记中可以获知，作者是甘肃一位“80后”大学毕业生，身患渐冻症，不能说话，也不能行走，他在作品里塑造了一位身患绝症却顽强活着的青年形象，小说对生命、命运、死亡、疾病、人性、亲情提出了思考，读来感人至深。水孩儿的非虚构作品《二月或雨水/封城记》以日记体的方式，记录了女作家和一群人包括作家、歌手等在灾难面前，对于自然、生命、爱情、人性的思考。“这部作品书写作者和周边人等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如何抗击疫情、如何生活、如何形成从个体命运到国家命运的切察和观照”；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忽然而已》具有浓郁的自传色彩，小说关注个体成长、关爱和家园，个体化叙事比较浓郁，文字洋溢草木的清香，故事轻盈飘逸，有《呼兰河传》的风格。

此外，赵挺的小说《情感》结构开阔，语言流畅，风格通透自然，作品表现了一定的成熟度；薛家河的小说《幽野传》以现代意识回溯历史现场，人物群像在作者笔下趣味盎然，空灵畅达的叙述让小说具有不一般的魅力；马迪奥的长篇小说《灿烂人生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爱的缺失和心灵孤独；雷光春的小说《血祭英雄》以汶川大地震为写作背景，书写灾难面前的复杂人性与冷暖人心，情节感人，细节逼真，风格细腻冷峻，有对灾难的反思、对人性的幽暗的揭示，也有对人性光辉的赞美；屈岩的长篇小说《非公书记老郑》写一位退休老党员被聘请到工业园区的非公企业担任党支部书记，帮助企业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感人故事，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情怀与信仰、担当与奉献；张兆成的小说《野菊花》写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表现了爱情的纯真之美，语言干净，结构明朗，故事紧凑、耐看；魏艳枫长篇系列散文《乡村时轮》诗意、美艳、精致，以散文诗的笔调写时令、节气、物候，空灵中蕴含情致，想象丰沛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和语言张力；白小塘的中篇小说《树榭》是一部侦探小说，讲述退休警察郑北望因为自己曾经经手的一宗死亡案被定性为自杀，心有疑惑，于是和徒弟叶涂重新调查……小说在抽丝剥茧中还真相于大白，故事生动，悬念跌宕，情节引人入胜；侯乃铭的历史小说《黔中砥柱》以公元1235年至1279年的宋蒙战争为背景，讲述位于古代黔中地区的两个地方政权“思州田氏”和“播州杨氏”协助南宋对抗蒙古的故事，彰显黔中人民在宋蒙战争中所做出的卓越功绩和历史贡献；孟学祥的散文《窑片》讲述非物质文化遗产“牙舟陶”的辉煌历史与没落现实，将地域文化、人生苦难、生活艰辛、文化变迁融入现实思考，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和对文化没落的无奈；唐毅的小说《蜀道》以单镜头扇面展开方式，讲述大学生如何融入社会、实现人生理想、价值，语言老到，文

笔优美，故事精彩。

### 二、阅读：湖面波平映霞光

在如今更崇尚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时代，现代传媒的多样化打破了传统阅读格局，泛阅读、娱乐化盛行，呈现碎片化、读图趋势，短视频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朋友圈等形式重构了阅读生态，业已成为大众阅读消费的常态，曾经受“万众景仰”的纯文学退却到边缘位置。尽管如此，文学依然不失为烛照人们心灵、点亮人生旅途的灯盏。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始终秉持纯文学理念，坚守艺术高地，搭建作家(作者)与读者间的桥梁，一大批心怀文学梦想的人汇聚于此，目光穿越优美故事，抵达彼此心灵绿野。

我们通过抽样调查发现，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作品点击阅读呈现“底座大顶端小”的塔形结构。这也比较切合网站平台延伸手臂服务基层的客观实际。在调查抽取的60部作品中，长篇小说44部、中篇小说4部、报告文学2部、散文4部、儿童文学2部、剧本3部、诗歌1部；从作者构成来看，有中国作协会员6人、省级作协会员12人、中国剧协会员1人、中国民协会员1人、华侨作家1人、文学博士1人。阅读点击率1000次以下的6部；1000次以上的54部，3000次以上的16部，5000次以上的8部，2万次以上的3部，3万次以上的2部，25万次以上的1部。点击阅读最少的3部分别是儿童文学242次(连载未完)、诗歌427次、剧本504次、科幻小说663次。中篇小说点击率最高达到3457次，散文最高达到5466次。几部点击率较高的作品分别是：王福林的长篇小说《土作家》(24.6万多点击)、乾月的长篇小说《落幕》(3.26万次)、杨彦琦的长篇小说《国教民生》(2.12万次)，前一部是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现实题材，后两部探讨的是教育课题，作品质量突出，也是热点话题，关注度自然较高。几部作品虽然连载结束，但点击率依然在上升，尤其是《土作家》，最多时一天有超过1000人次浏览。作为纯文学网站，能有如此的点击量，实属不易。据作者王福林在后记里介绍，他拥有几十个微信群，在中国作家网连载的小说章节，他都及时将链接发送到微信群里，引起阅读热潮，因此点击率很高。今后中国作家网将进一步加大对这些作品的推介力度，建立更科学的页面设置，进一步优化板块内容。

### 三、问题：梦在远野来路长

中国作家网的长篇作品作者大多是基层文学爱好者，有学生、教师、农民、自由写作者、退休人员、打工者，他们大都拥有一腔文学热情，有的甚至痴迷几十年不放弃，但是由于文学理念相对落后，缺乏技巧训练，导致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不高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## 新作谈 | 邵丽：“父亲”无处不在，“父亲”永远缺失

王 杨

小说集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，多篇与家庭关系有关的小小说令人印象深刻，作品反映出父母子女间复杂的情感纠结，也从个人命运和家庭的角度折射出历史和社会发展留下的印记。日前，中国作家网记者围绕这部小说集专访了作者邵丽。

记者：《天台上的父亲》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，很多故事都是讲述子女和父母一辈的关系，有激烈的冲突和不认同，但细节也表现了割不断的血脉亲情。是什么触发您如此集中地书写父母一代的故事？

邵丽：我在创作谈里多次说到过，恰如其分地处理父母子女关系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。其实，如果往深处想这个问题，是非常令人纠结、也是非常令人伤感的。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错位完全不是“代沟”一个词所能涵盖得了的。我是从与子女的关系中思考与父母的关系的。子女理解不了我们，我们也很难理解父母。尝试从文学的角度打开这个死结，哪怕使其稍微松动，我觉得是值得一个作家认真思考的。

记者：我注意到，小说集中以及父母故事中，有多篇以“河”命名，如《大河》《北去的河》《黄河故事》等。“当你懂得了一条大河，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”，“河”代表着父辈，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父辈一代？我们是否能在对父辈故事的讲述和理解中，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？

邵丽：我觉得就中国而言，父权是传统文化的中心。但就问题的本质而言，父权既是真实存在的，又是极具象征性的。当然，往更长远说，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，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，父亲都代表着权威。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，实际上

反而被虚置了。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，或者是权力本身。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，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。赫伯特曾经说过：“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。”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：“一个好母亲，发达三代人。”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，另一方面，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。

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无法忽略不计，所谓“对父辈故事的讲述和理解中，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”是个非常好的问题。如果说母亲决定你做人方式的话，父亲则决定了你的格局和视野；母亲决定你怎么走，那么父亲决定你能走多远。

记者：“河”当然也是黄河，所以父辈故事的背景也离不开故乡的母亲河。比如在《黄河故事》中，除了写“我”与父亲、母亲、二姨、姨夫、姐妹兄弟的家庭故事，也通过主人公在深圳和郑州往返奔波，带出对于故乡和黄河的深望。故事结尾，随着父亲的安葬，“我”做了返乡的决定。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种面向故乡的“寻根”？

邵丽：没错，在《诗经》里，“河”专指黄河，不代表其他河流。而且我写父辈，确实有回望和反思的想法，算是一种精神寻根吧！

记者：《天台上的父亲》和《黄河故事》都是在父亲去世后，儿女通过回忆和彼此讲述，更完整和深入地理解了父亲的一生和父母家人之间的关系，死亡似乎成了理解上一代人的出发点？

邵丽：这个问题我也在多次访谈中说到过。我和父亲在“文革”时期曾经有过很深的误解，这个误解甚至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真正化解。的确，他的死让我愿意去全面复盘和反思这个事件。也可能他没有错，我希

望回到过去，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的作为；但我更没有错，当年我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童。那么是谁之错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痛的问题。

记者：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，父亲一生的经历折射出那一代人所处的时代，以及给人带来的“异化”和伤害。相比较《金枝》以长篇小说书写父辈所走过的历史，您觉得以中短篇小说的篇幅来通过家庭史反映大的时代背景，在处理上是否更具难度，有什么不同？

邵丽：是的，毕竟要在那么短的篇幅里反映或者说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，显然难度非常大。但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毕竟历史会浓缩在一个人的血液里，而且外化于他的性格和言行。在《天台上的父亲》里，父亲说的话、办事、开会，甚至最后的自杀，都是被那段历史束缚的结果。对于此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读者的识别能力。

记者：前不久刚刚出版了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，您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之一。对您来说，“河南”和“女性作家”这两个定语意味着什么？

邵丽：河南的文学队伍一直表现不俗，被评论界称作“文学豫军”。从“50后”一直到“00后”，作家梯队一直不断裂、不缺位。现在“80后”“90后”都有不俗的成绩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。而且河南地处中原，作家容易有“天下”视角，有家国情怀，写出来的东西也与现实靠得更近一些。至于说到女性作家，我的这种性别意识并不强，甚至可以说没有。我仅仅觉得自己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，一个用力写作的作家，至于性别和身份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一点都不受影响。

记者：作品中出现不同的女性形象，而



空间。所以对于城市书写者来说，可以选择的余地更大、也更广阔了。只是我觉得就目前的作品状态看，作品的视角比较单一，雷同化倾向比较明显。这些问题还需要经历一个沉淀和积累的过程才可能改善，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。

记者：为什么钟情于书写黄河两岸人民“活色生香”的生活现实？今后的创作中是否还将继续这样的书写？

邵丽：继续写作“黄河故事”类的作品，是我追求的目标，也在动手做一些准备。无奈社会活动太多，写作时间受到挤压。好在我也算是中原女性，有足够的韧劲和耐力吧！

临家庭和生活的磨难与挑战各有姿态，在您看来，中原女性具备哪些独有的个性和品质？

邵丽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中原曾经饱受战乱之苦，和平的年代不是很多。再加之黄河十年九害，磨炼了中原人吃苦耐劳、忍辱负重的品质；中原女性的坚韧、达观和宽容，也是非常明显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相。

记者：您作品中写城市较多，怎样看待当下的城市书写？

邵丽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，城乡之间的融合加快，为城市书写拓展了巨大的想象